

唐代文学与 陇南文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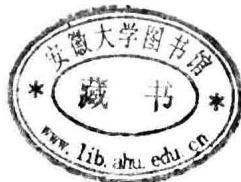
蒲向明 主编

学苑出版社

唐代文学与陇南文化研究

The Studies on Literature in Tang Dynasty and Culture of Longnan

蒲向明 主编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代文学与陇南文化研究 / 蒲向明主编.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077-4288-6

I. ①唐… II. ①蒲…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唐代－
文集 ②文化史－陇南地区－文集 IV. ① I206.2-53 ② K294.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5882 号

出版人：孟 白

责任编辑：刘 丰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印 刷 厂：保定金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787×1092 1/16

印 张：22.75

字 数：50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策 划

赵文博 司跃宁

主 编

蒲向明

副主编

温虎林 魏 琳 潘江艳

编辑委员会主任

胡大浚

编辑委员会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悦宁 王金寿 王志鹏 庆振轩

李润强 朱瑜章 汪聚应 杨晓霭

胡大浚 高人雄 高 原 韩文奇

温虎林 蒲向明 潘江艳 魏 琳

目 录

前 言

在甘肃省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唐代文学与

陇南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赵文博 // 1

甘肃省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唐代文学与

陇南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胡大浚 // 3

致甘肃省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唐代文学与陇南文化学术研讨会贺信 5

唐代文学研究

再论王梵志及其诗歌的性质 王志鹏 // 6

从骆宾王边塞诗看唐蕃之战 马立克 // 16

从陈子昂的诗歌创作看其诗歌革新主张 王德军 // 22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之“能者得之”参解 蔚 琼 李天保 // 27

唐代士族家庭的家风教育

——以唐前期苏瓌、韩休、杜暹、穆宁家族为中心 李润强 // 30

《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碑帖善本举隅 武砾兴 // 35

论李白杜甫诗歌中女性题材的表现

——兼论诗仙诗圣的女性观 焦福维 // 39

高适杜甫交游考 张馨心 // 50

空寂与冷寂

——王维柳宗元的山水诗比较 李 璇 // 54

杜甫的河西情结散论 朱瑜章 乔 志 // 62

杜甫的京城诗与长安京城文化 魏 琳 // 66

杜甫陇右行迹及纪念物探赜 聂大受 // 70

论杜甫陇右诗的写景特征 李宇林 // 78

高适开元二十三年征诣长安考	张馨心 // 86
《教坊记》中“戏”之探考	张晓兰 // 91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禅趣美	王睿君 // 96
自以欧梅比韩孟	
——韩孟、欧梅并称之文化内涵探论	庆振轩 // 100
不著一字 尽得风流	
——试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言说方式	王德军 // 106
禅月大师贯休南行入粤考论	胡大浚 // 111
罗隐咏物诗浅论	宗晓丽 // 118
一篇演绎“识人”意识的经典文本	
——《虬髯客传》主题别解	安建军 // 123
史传杂史和笔记小说的共生互动	
——以王仁裕《王氏见闻录》为中心	蒲向明 // 137
唐诗接受巫山神女考述	杨许波 // 145
小议唐诗中的地名	尹占华 // 152
近30年来唐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李天保 // 156
“文学反映现实生活”说拨正	
——读唐诗宋词有感	郭外岑 // 168

其他各代文学研究

略阳赵整的文学活动	高人雄 // 172
左思预“二十四友”简论	潘江艳 // 179
试论突厥碑铭文学	张丽 // 185
“谏诤”类文体一瞥	
——从《三国志文类》和《文苑英华》的“谏诤”说起	吴 娱 // 189
屈原思想的独特性论略	张世明 // 193
苏轼歌妓词分析	汤德伟 // 197
苏舜钦诗歌学杜考述	杨许波 // 209
解读李清照词中的“梅花”意象	刘海燕 // 220

从“诗言志”到“诗者，吟咏情性”

——宋诗观念“情性说”的变迁	韩 华 // 224
独得红线串珠玉 细赏蒙庄奇葩美	
——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的《庄子》接受研究	白宪娟 // 228
论王世贞晚年的“三教合一”思想及禅学倾向	魏宏远 // 238
古代回鹘语谚语的口头程式分析及其传承	
——在裕固族及维吾尔族民间谚语中的遗存	孟凡云 // 248
对“全球化”视阈下的中国民族文化变迁与发展的思考	冯 瑞（热依曼）// 257
但开风气	
——论中国近代文学之语言下移	张 军 // 262

陇南文学文化研究

“陇南”名考	蒲向明 // 269
萧森凄冷 奇崛豪宕	
——论杜甫同谷诗的审美特征	张 岗 // 275
杜甫《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写景虚实辨	温虎林 // 281
论杜甫同谷诗中的自我形象	魏 琳 // 285
王权陇南文县诗初论	孙京荣 // 290
陇南白马人神话研究	蒲向明 // 300
陇南民间美术的地域文化特征	余永红 // 313
陇南金石题壁的类别及价值	蔡副全 // 320
陇南民间音乐的地域文化特色	张益琴 // 326
陇南文史人物略考三题	蒲向明 // 331
陇南白马人民间文学的外来影响和发展	蒲向明 // 337
晋商图式文化在陇南的传播和遗存	
——徽县“缙绅院”建筑装饰探析	刘吉平 // 342
陇南北部几种主要民间家具装饰艺术探析	余永红 // 349
后 记	354

前 言

在甘肃省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 暨唐代文学与陇南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陇南师专党委书记 赵文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尊敬的胡大浚会长，各位副会长、学会会员，各位师生，来宾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来自省内外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学者相聚风景秀丽的陇南成县，参加由甘肃省唐代文学学会和陇南师专联合主办的“甘肃省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唐代文学与陇南文化学术研讨会”，共同探讨唐代文学与陇南文化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这是我省学术界的一件盛事。在此，我谨代表陇南师专向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对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陇南位于秦陇文化、陇蜀文化的交汇地带，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历史悠久古迹众多，地域文化丰富独特。古氐、羌和汉族、藏族、回族等多民族长期聚居，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风俗民情。汉族文化与藏族、回族等民族文化相互影响融合，使陇南地域文化呈现南北交融、古今并存的显著特色，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成县处于陇南的腹地，历史上一直是人文荟萃之地，文化遗存众多，重要文化景观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西狭颂摩崖石刻，鸡峰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和中国最早的杜甫草堂成县杜公祠。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十月，杜甫离开秦州（今天水），到达同谷（今成县），创作了《泥功山》、《凤凰台》、《万丈潭》、《同谷七歌》、《木皮岭》等著名诗篇，这些作品既反映了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自身前途的思考，也反映了当时的民风乡俗。所以杜甫同谷诗是唐代文学和陇南文化紧密结合的一个范例，研究价值极大。也正因为这一点，今天召开“唐代文学与陇南文化学术研讨会”就有特别意义。也期望以这次会议为契机，推动我校唐代文学与陇南文化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产生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陇南师专是一所办学历史较长却又年轻的高校。她肇始于1937年创办的成县简易乡村师范，以后经历了省立成县师范、徽成师大、徽成县师范学校、甘肃省成县师范

等历史阶段，至 2001 年与创办于 1973 年的甘肃省礼县师范合并为“陇南师范学校”。2003 年经教育部批准，升格改建陇南师范学校为“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进入高校行列以来，经过 7 年多的建设和发展，学校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教学特色，在省市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教育厅的直接领导下，在各兄弟院校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在人才培养、教学改革、专业建设和科研工作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一所师范类专业比较齐全，以非师范和学前教育专业为补充，兼顾成人教育和基础教育师资培训的师范专科学校。目前，实施师资队伍建设战略的效益已经显现，人才结构趋于合理、师资力量逐步厚实，特别是在人文社科方面，一支具有研究能力的教师团队正在成长起来，有科研含量的课程建设和教学活动正在形成良好局面。学校现有 10 个教学系，开办有 16 个师范类和 10 个非师范类专业，有 2 个校级科研机构，1 个省级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和 1 门省级精品课程。近年来，学校科研工作发展势头良好，科研实力逐年增强，特别是在陇南文化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在省内外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学校教师的人文社科研究处于全省同类高校前列。学校与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了广泛联系，开展项目合作和学术交流，从中汲取先进理念和多重教益。陇南师专愿与兄弟院校携手共进，为全省教师教育人才培养和人文社科研究事业的稳步发展，做出自己新的、更大的贡献。

主办此次学术会议，是我校致力于打造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专业群，着力培育服务陇南经济社会发展特色研究的生动实践，对于进一步推动陇南文史研究，促进学校内涵建设将产生积极作用。这次研讨会在陇南召开，将有利于挖掘陇南丰富的文化底蕴，对于继承和弘扬陇土文化遗产，推进陇南文化建设，激发并培养青年一代热爱陇南、建设陇南，都具有十分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出席本次研讨会的各位专家、教授长年关注并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唐代文学研究，为提升我省唐代文学学科水平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加深学会成员之间学术交流和研究的沟通，增进彼此的理解与友谊，做出了显著成绩，在此，我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敬意！也欢迎大家对陇南师专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先以个人的名义表示真诚的感谢。通过在成县的文化考察，大家可以在西狭栈道上漫步，也可以在鸡峰山头赏景，还可以在飞龙峡杜甫草堂吟诗，充分感受陇南风情，领略成县风光。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专家为唐代文学和陇南文化研究一直以来的勤劳奉献！祝愿各位学者在陇南期间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一切顺利！预祝年会和研讨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甘肃省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 暨唐代文学与陇南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甘肃省唐代文学学会会长 胡大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尊敬的陇南师专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尊敬的各位代表：

甘肃省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唐代文学与陇南文化学术研讨会现在开幕！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学会理事会和全体代表，对陇南师专各级领导和老师们的大力支持，为会议所做的悉心安排和细致准备，表示深切的谢意，对会议工作人员辛勤的劳动表示衷心感谢！

在千家万户欢度中秋、国庆两大佳节之际，我们欢聚在素有陇上江南美誉的成县，感到分外高兴。“时惟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王勃《滕王阁序》开头这几句话，似乎正可用来形容我们的会议和陇南美丽的秋色。吟诵唐人的词句，想起陇南、成县前不久经受的雨涝灾害，面对眼前一派勃勃生机的美景，我对陇南大地和她的人民有了更深的理解，充满深深的敬意！有缘千里来相聚，来自全省各地的代表，不管路途远近，齐聚在这里，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地缘、人缘、精神文化之缘，我们将借会议之机，向东道主好好学习，增进友谊，广交朋友，合作共进。

陇南与唐代文学确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唐肃宗乾元二年秋冬之际，诗圣杜甫由于对时政的彻底失望，弃官入陇，小住秦州（天水）、来到同谷（成县）。杜甫流寓同谷一月有余，创作了《凤凰台》、《同谷七歌》等著名诗篇，为陇南文化史留下了光辉永存的一笔。今天成县南郊的子美草堂，便是国内三四十处“草堂”中历史最悠久的一处，北宋宣和年间便由县令郭慥在杜甫寓居地修建了祠堂。作为唐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爱好者，我们来到这里，诵杜诗、怀杜公、“礼其像，忠其文”（郭慥语），发扬杜甫爱民忧国、为进步的社会理想而殉身的精神，岂不又是与同谷人文山川的一次最好的结缘！

我们甘肃省唐代文学学会与陇南的朋友们也有深长的友谊。在学会成立不算太长的25年里，就有两届年会在陇南召开：1997年在武都召开第六届年会和此次成县第十一届年会。陇南的朋友对学术事业的热心，对学会工作的支持，诚然又是我们学术文化上的结缘，我们希望并且愿意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强与陇南师专、与陇南朋友们在学术上的联系和合作，共同推进我省教育、学术事业的发展。前不久我与学会尹占华、王勋成两位先生



一道来过陇南师专，看到师专成立短短7年间学术研究取得的诸多成果，譬如对陇南金石文物的普查和研究，陇南民间美术的整理研究，对陇南地域文化和本土作家王仁裕的研究等等，都已有了突出的成绩；王仁裕研究在许多方面更得到唐代文学研究界的充分肯定。我们赞赏师专的老师同学们在相对艰难的环境条件下，争先创优的精神和意志，衷心祝愿师专教育学术事业蒸蒸日上！

本次年会学术研讨的内容，其中心是唐代文学与陇南地域文化，但不以此为局限。我们希望与会代表与师专的老师、同学们，开拓视野，开放心胸，就唐代以至古代文学、文化的教学、研究所遇到、所发现、所思考的有关问题，展开自由的、比较充分的交流和研讨。会议应该打破只是宣读论文的形式，提供的论文可以报告，也可以放到会后看；发言则可以只谈自己感兴趣的某一问题，有过深入思考、研究而有所得的某些亮点，相互引发，导向深入。我想学会的年会，应该逐渐培养以普遍关注的问题为中心的自由讨论与争论。在无拘无束的交流中，对眼界的开阔、思路的启迪、方法的借鉴、学术前沿的把握，尤能获得助益，如此，则学会和年会交流学术一定可以精益求精，越来越好！

本届年会也是学会发展历程中又一个重要台阶。按照会章，学会将进行第五次换届选举，成立新一届理事会。在第四届理事会选举中，我们初步实现了学会领导班子的年轻化，较好地焕发了学会工作的新活力；随着我省唐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研究队伍的壮大，本届选举我们将更好地扩大学会领导班子的代表性，以广泛联系、团结全省学界同仁，适应我省学术事业的新形势，创造我会工作与发展的新境界。

我历来认为，学会的基本任务，一是交流学术、一是结交朋友。朋友越多越好，学术界的朋友能自由平等交流，学术事业何愁不发展！学会的年会就是一个交流学术、结交朋友的平台。我们感谢陇南师专的朋友们此次为我们搭建了这一个好平台，我衷心祝愿全体与会者又一次在交流学术和广交朋友两大目标上得到新的收获！

谢谢大家！

致甘肃省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 暨唐代文学与陇南文化学术研讨会贺信

陇南市秦文化研究会 陇南市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甘肃省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唐代文学与陇南文化学术研讨会筹备组：

欣闻“甘肃省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唐代文学与陇南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陇南师专召开，我们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唐代文学与陇南文化关系密切。初盛唐的不少文人墨客游历陇南，留下了不朽的佳作篇章。“诗圣”杜甫于乾元二年（759）流寓同谷（今甘肃成县），写下了以《同谷七歌》、《凤凰台》等为代表的“同谷诗”，体现了杜甫诗法和诗风的极高水平。元和九年（814），侍御史、成州刺史李叔政的题壁书至今裸露在成县大云寺的崖壁上，它是考察唐代题壁书法绝无仅有的重要实证，有着珍贵的文化价值。唐末五代诗人、小说家王仁裕以诗文和小说描写了那个时代的陇南风土人情，成为不可多得的有关陇南的文化遗产，凡此等等，不可枚举。唐代文学影响和丰富了陇南文化及其传承，同时唐代的陇南文化又对当时的一些作家及其创作产生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对唐代文学与陇南文化的研究逐渐成为省内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对杜甫“同谷诗”的研究，对王仁裕诗歌尤其是笔记小说的整理与研究，对陇南秦文化的研究，对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的研究，对西和、礼县乞巧文化的研究等，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仅丰富了我省唐代文学与陇南文化研究的内涵，扩大了社会影响，也为促进陇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在这方面，陇南师专充分发挥了地方高校的作用，打造科研团队，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在富有陇南地域特色的科研工作方面，积极作为，运势良好，前景喜人。

此次学术研讨会，学者云集、群贤毕至。我们相信，此次学术盛会，必将有力地推动我省唐代文学与陇南文化研究走向深入。随着专家学者的不断努力，也必将为此研究做出特殊的、更大的贡献。

我们愿意与唐代文学学会、与会学者一道，共同促进唐代文学与陇南文化研究！

祝大会圆满成功！

祝各位代表身心愉快，文运恒昌！

再论王梵志及其诗歌的性质

王志鹏

王梵志的一些诗歌常常散见于唐宋人诗话、笔记、杂记以及后代僧人谈禅论道的场合等。但因其作品久佚，无专集行世，《全唐诗》也未曾收录，以前不大为世人所关注。而在1900年发现敦煌藏经洞之后，敦煌写卷中的王梵志的诗歌很快就引起国内外许多学者的注意，随后包括许多著名学者也都跻身于王梵志诗歌的整理研究之中。

毋庸讳言，在一个多世纪来对王梵志诗歌的研究过程之中，涌现出了不少重要成果，无论对王梵志诗人本身，还是对其诗歌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迄今仍有一些问题尚未明晰，故本人不揣浅陋，在前贤今哲研究的基础上，拟对王梵志其人及其诗歌的性质重新做一审视。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一、王梵志不一定是僧人

对于王梵志的生平，学界曾有过种种争议。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一些学者的精密考证，现在基本确定王梵志是一位主要活动于隋末及初唐时期的诗人^①。这种观点也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然而，在对王梵志的研究过程中，许多研究者把王梵志当作一个诗僧或释徒。如任半塘在《王梵志诗校辑·序》中云：

唐宋以来，虽然有过一些王梵志诗的评论，但为数不多，且很简略，大都认为他是一个怪癖的释徒，性格反常，爱作通俗的语体诗，并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若认真评价王梵志诗，实大奇特，全用五言，而翻腾转折，深刻浅喻，多出人意外。其民间气息之浓，言外韵味之厚，使读者不由跟着他歌哭笑怒，不能自持。^②

^① 参见朱凤玉《王梵志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85页、第97页。

^② 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认为王梵志不仅是释徒，而且有“怪癖”。这同时也暗示了王梵志跟普通僧人还不一样。

同时，张锡厚也认为王梵志是一个“诡谲谐谑、讽世警俗的诗僧”^①。在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直接把王梵志归于诗僧名下，并称王梵志的诗歌为“僧诗”，其云：

佛教对唐文学的更为直接的影响，是唐代出现了大量的诗僧。……僧诗中较为重要的有王梵志诗、寒山诗。王梵志诗今存390首，似非出于一人之手。写世俗生活的部分，多底层的贫困与不幸；表现佛教思想的，大体劝人为善、语言通俗，当时似广泛流传民间。^②

认为王梵志是“诗僧”，其所作的诗是“僧诗”。

然而，相关研究中并没有提出王梵志为僧徒的任何相关证据。王梵志是否僧人？从现存史料看，迄今尚未找到任何确实的证据，也很少有人对此做过仔细的探究。我认为有些研究者把王梵志视作僧徒，归纳起来，大致主要是出于三种考虑：第一，诗人名为王梵志，“梵志”这一词语跟佛教有关，故直接推断为僧人；第二，王梵志有些诗歌曾为后代禅师引用来阐发禅理，或表现禅机；第三，王梵志有些诗歌的内容与佛教有关。但我认为据此就把王梵志断定为僧人，尚有失察之处，而且这些方面都不足以说明王梵志是禅僧或僧徒。

有关诗人王梵志的生平活动资料，不仅很少，而且非常简略，其中又夹杂有一定程度的荒诞迷信，造成一种恍惚迷离之感，因此有不少学者视之为神话式的人物。现在尚可见到的最早记载王梵志生平的资料，是唐人冯翊《桂苑丛谈》转引《史遗》的一段话，其云：

王梵志，卫州黎阳人也。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者，当隋之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其瘿朽烂。德祖见之，乃剥其皮，遂见一孩儿抱胎而出，因收养之。至七岁能语，问曰：谁人育我？及问姓名，德祖具以实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后改曰志，我家长育，可姓王也。作诗讽人，甚有义旨，盖菩萨示化也。^③

《太平广记》卷八十二也有近似的记载，但显然是袭用同一资料，同时有许多改窜之处。鉴于有的研究者已多引用并对《桂苑丛谈》进行了细致的比较^④，兹不赘述。林檎树是一种在我国十分常见的植物，与灌木相类，不很高大，南北方都有。据此，潘重规推断王梵志当是一个被人收养的弃婴，是王德祖在树瘿中发现，后来收养成人。本来并不神

^① 参见张锡厚《王梵志诗》，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②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③ 参见周光培、孙进己主编《历代笔记小说汇编·唐人笔记小说（二）》，辽沈书社1990年版，第320页。

^④ 潘重规《敦煌王梵志诗新探》，《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文学卷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541~542页。以下版本同。



秘，而被近人看作是一段神话。^①然而，除王梵志的名字外，从王梵志的出生及成长过程来看，从中很难找出王梵志与佛教之间的任何联系。

有人从王梵志的名字断定其为僧人，实有失察之处。“梵志”一词，来自梵语，意译为“净裔”或“净行”，因此又称“净行者”、“净行梵志”。《瑜伽论记》卷十九云：“梵为西国之言，译为寂静、涅槃；志为本地语，矢志求梵，故合称梵志。”仅从字义来看，正如任半塘所言：“梵志”二字，为释门用指在俗之人，有志求梵天之净寂者，每易为同道之人共同托名。^②但“梵志”用为人名，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此人与佛教有关，更不能以此推断为僧徒。正如潘重规所云：“王梵志的名字，只是受当时佛教熏习的社会风气所产生。我们知道魏晋以来，佛教渐盛，即有人喜用佛典取名。南北朝隋唐时代取名沙门、罗汉、维摩、金刚的人很多，王梵志的取名，在当时的社会风气，实在是一种极寻常的事件，既非怪异的传闻，更不能视为神话中的人物。^③”在六朝至唐宋佛教盛行的时期，一般老百姓给小孩取名于佛典，应含有希望佛门保佑及吉祥之意，但小孩本人与佛教之间很难说有直接关系。

王梵志的诗歌被后人视为“外示惊俗之貌，内藏达人之度^④”，而且经常被后代禅师所吟咏，用来或阐发禅理，表现禅机，或“教戒诸学道者”^⑤，然细考这类诗歌的内容，王梵志创作诗歌的旨意是否是为了表现禅机？很值得怀疑。如《古尊宿语录》卷七载五代风穴延沼禅师的引诗，云：

（师）上堂，举寒山诗云：“梵志死去来，魂识见阎老。读尽百王书，未免受捶拷。一称南无佛，皆以成佛道。”^⑥

范摅《云溪友议》“蜀僧喻”条下收录王梵志诗二十首，云：“其言虽鄙，其理归真，所谓归真悟道、徇俗乖真也。”^⑦费衮《梁溪漫志》卷第十“梵志诗”条下收录王梵志诗八首，云：“予尝见梵志数颂，词朴而理到。”^⑧二者所收诗歌有四首相同。这说明王梵志的诗歌从唐代开始，一直到宋代都受到僧俗人士的注意。但从诗歌内容看，如果说王梵志创作的这类诗歌是为了表现禅机，实在十分勉强。

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下之二云：

① 《敦煌王梵志诗新探》，第 541 页。

② 参见任半塘《王梵志诗校辑·序》，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③ 《敦煌王梵志诗新探》，第 543 页。

④ 鲛然《诗式》“跌宕格二品”中的“骇俗”条下，参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2 页。

⑤ 参见敦煌斯 516. 伯 2125 卷《历代法宝记》，其中有云：“和上坐下，寻常教戒诸学道者，恐着言说，时时引稻田中螃蟹问，众人不会。又引王梵志诗：‘惠眼近空心，非关觸體孔。对面说不识，饶你母姓董。’”

⑥ 蹇藏主编集，萧萐父等点校《古尊宿语录》，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113 页。

⑦ 范摅《云溪友议》，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73~75 页。

⑧ 费衮撰，骆守中注《梁溪漫志》，三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06~307 页。

通方之常道，或因以彼修炼，功至证得，即以之示人。求那、慧稠、卧轮之类。或因听读圣教生解，即以之摄众。慧闻禅师之类。或降其迹而适性，一时间警策群迷。志公、傅大士、王梵志之类。或高其节而守法，一国中轨范僧侶。庐山远公之类。其所制作，或咏歌至道，或嗟叹凡迷。或但释义，或唯励行，或笼罗诸教，竟不指南，或偏赞一门，事不通众，虽皆禅门影响，佛法笙簧，若始终依之为释迦法，即未可也。^①

很显然，其中也并没有明确将王梵志当作禅僧，更没有将他的诗歌看作“禅诗”。

此外，《桂苑丛谈》称王梵志“作诗讽人，甚有义旨，盖菩萨示化也”。其中“菩萨示化”也是一句表示赞叹的常用语，除用在佛教中外，也常常用于称赞对人生道理的阐发者或人类知识的传播者。正如潘重规《敦煌王梵志诗新探》所说：“我们用平常心对《桂苑丛谈》做如实的了解，王梵志只是在隋代的一个被人收养的弃婴，长大后写成许多讽世劝人的诗篇，在民间广泛流传，终于得到大众称许的伟大诗人而已。”^②项楚在考察这位“示化菩萨”有关佛教的诗作时，不仅指出现存王梵志作品有伪托之作，而且发现具体情况颇为复杂^③。我认为，据此将王梵志诗歌断定为禅诗，证据显然还远远不够。

同时，敦煌伯4978卷还保存有一篇《王道祭杨筠文》，其内容也涉及王梵志，其云：

维大唐开元二七年，岁在癸丑二月。东朔方黎阳故通玄学士王梵志直下孙王道，谨以清酌白醪之奠，敬祭没逗留风狂子朱沙染痴儿洪（弘）农杨筠之灵。惟灵生爱落荒，不便雅语，汉虽不相识^④，籍甚狂名。前度承闻尚书阿孟婆见进^⑤，蒙见用，计兹果报，天恩不为君菲，子合思而自将，岂得重烦圣德。谚云：何年窠里觅兔，计君几许痴心，鸚鵡上于铁牛，选场中岂（下残）。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其中“二七年”为“元年”之误。^⑥开元元年即为公元713年，当是此文的创作年代。

需要指出的是，祭文称王梵志为“通玄学士”。而唐五代时期“通玄”一词多与道教有关，如《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玄宗二十二年”云：

（二月）征恒州张果先生，授银青光禄大夫，号曰通玄先生。^⑦

同书卷九《玄宗本纪下》“天宝元年制”云：

^① 参见宗密撰，邱高兴校释《禅源诸诠集都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

^② 《敦煌王梵志诗新探》，第543页。

^③ 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④ 此句中“汉”疑为衍字。

^⑤ 此句中“进”疑或为“逢”。

^⑥ 参见[法]戴密微著，廖伯元、朱凤玉译《〈王梵志诗附太公家教〉引言》(载《敦煌学》第9辑，1985年版)；潘重规《王梵志出生时代的新观察》(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附录一)、朱凤玉《王梵志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等。

^⑦ 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0页。



庄子号为南华真人，文子号为通玄真人，列子号为冲虚真人，庚桑子号为洞虚真人。其四子所著书改为真经。^①

同书卷三十六《天文志下》云：

乾元元年三月，改太史监为司天台，于永宁坊张守珪故宅置。……司天台内别置一院，曰通玄院。^②

《旧五代史》卷七十九《晋高祖纪》“天福五年”云：

癸亥，道士崇真大师张荐明赐号通玄先生。是时帝好《道德经》，尝召荐明讲说其义，帝悦，故有是命。^③

其中“通玄先生”张果、张荐明都是当时有名的道士，“通玄真人”文子是战国末黄老新道家的代表人物，相传其所著的《文子》一书后来又称《通玄真经》，是道家早期的重要理论著作，也是道教的重要经典，而王梵志被称作“通玄学士”，结合现存王梵志诗集中也有许多表现道教之作，或可据此推断，王梵志与道教尚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二、王梵志的诗歌多是讽世诗而非禅诗

从现存史料所整理出来的王梵志 390 多首诗歌来看^④，王梵志的诗歌多是讽咏世态人情、现实社会，而绝非禅诗。即使王梵志诗集中那些与佛教有关特别是表现佛教观念或思想的诗歌，也存在着十分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对此，项楚指出：“这些诗作与其说是宗教诗，不如说是宗教问题诗，是王梵志社会问题诗的一部分，作者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而不是以宗教徒的身份，来客观地观察和评论宗教问题。^⑤”项楚甚至认为在王梵志诗中，即使那些较高层次的诗歌，表现为一种宗教的世界观，仍不免于荒诞而迷信，甚至认为有的诗歌表现出对出家僧尼的嘲讽，不会是菩萨示化的王梵志所作^⑥。

可以说，王梵志诗歌所表现出来的佛教思想，大致没有超出人生皆苦、人生无常、因果报应、地狱轮回等最基本的佛教义理范围，而且诗人在讲述人生无常和因果报应的时候，一般也总是同现实人生乃至具体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只是虚谈“佛教道法”的例子^⑦。日本学者金刚照光在《敦煌的民众——其生活与思想》中也指出：“王梵志诗特色之一是述说佛理、因果报应的诗居多，这正是徇俗乖

① 《旧唐书》，第 215 页。

② 《旧唐书》，第 1335 页。

③ 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041 页。

④ 参见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以下版本同。

⑤ 《王梵志诗校注·前言》，第 4~5 页。

⑥ 《王梵志诗校注·前言》，第 7 页。

⑦ 入矢义高《论王梵志》，参见任半塘《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74 页。